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二

僖公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敬畏忌曰僖

周

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立

齊

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公十八年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平邱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

晉

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二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殺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

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殺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

卒先且居

衛

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
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士衛咸復歸殺
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
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
年曹伯歸曹

滕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立
宣公

陳

魯僖公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立
宣公卒子穆公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
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致之史記自武公靖
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
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成公桓
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二年未
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
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
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
十六年傳見莒茲不十公

邾

文公
七年

許

魯僖公四年穆公
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莊公五年書鄭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
如命也自鄭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

楚

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
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
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僖
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
僖二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

秦

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
僖二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

吳

詳見隱
公元年

越詳見隱

惠王九年

齊桓二十七年 晉獻十八年 衛文公 魯昭三

年陳宣三十四年 也惠十四年 宋桓二 春王正月

即位 公出故也 公出復入 不書諱之也 諱因惡禮也

補子何臣子一 例也 設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 閔公薨夫人孫

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 反章故而季

子立之內無所承也 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

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

服喪已畢而不見 音現于京師上不請命也 承國於先

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

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

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

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

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

國 或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

公之薨魯史不告于周亦不書周使至魯僖公不見

于京師其上不請命亦明矣 僖公之即位在於

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 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

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于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

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

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季有

國者不可不明也 左氏云不稱即位公出 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弒僖公自邾入為君至 此久矣國內已粗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 禮也 左氏云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若君出 諱而不書昭 公何以書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高北救邢作曹伯公

不及事也才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桓公諱也曷為桓公諱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取

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

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

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

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

之則救之可也救不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

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

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

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

足乎揚不言齊侯也齊未嘗與大眾此稱師責

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

也也

三國稱師見音現兵力之有餘也高北書次譏救邢

之不速也曹伯曰救不速也

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

也善其重愛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

高北譏之也凡救當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救

刑之師先書次于高北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

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曹君之命下

言次雍榆罪叔孫也救而書次者二次高北

救邢次國救除皆譏其怠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

則遂不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

能救矣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

去戰樂音殺人者於罪為大明曰春秋以用兵

患辭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蓋賊虐無辜視

而不救則人道必論矣而欲其速也

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

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踪踐邢衛之境二年

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

侯次高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桓公存三亡
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
其言。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
君死焉。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
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叙三國以
美其救。不以其實也。○**趙氏曰**。公羊云。邢已亡矣。蓋
秋城之。按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城之。為
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君其
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
但使師救。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
云。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
文以許之。乃是非文與何得云不與。**劉氏曰**。公羊云。救
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
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
善之耳。穀梁云。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
意也。非也。若此。當敗又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
救者。非所廢也。又云。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
師者。曹伯也。亦非也。次于聶。此其刺桓公之意。已見
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是
且直言。齊師曹伯。有不可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何以獨無師乎。**盧氏**
李氏曰。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國救
徐也。救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救孫豹。救晉次。雍。徐。

也。胡氏通為一例。皆譏其不速於為義。此論固是。但
亦頗有分別。公羊以為是君也。進止自由。救孫豹
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社釋例曰。次在事
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在事
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
此三說。皆不見。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當主胡
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命。而
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
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也。其
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又曰。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
公羊以為為諱。齊侯皆非。
梁以爲微。齊侯皆非。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人。潰。出。奔。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作陳儀後同。諸侯救邢。邢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公羊傳**。遷者。何。其
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趙氏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
往者。也。其地。邢。夷儀。○**公羊傳**。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羊傳**。諸侯成
也。○**公羊傳**。夷儀。邢。○**公羊傳**。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羊傳**。諸侯成

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
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公羊傳**
是向之師也。使之如
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書邢遷于夷儀見音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

自遷為文自潰而非為狄所入也諸侯救援之力衆雖

邢國曹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

師具器用而遷之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

遷故不曰遷邢炎氏曰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

其國中為附庸公羊云遷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於

夷儀衛遷于帝立或自請遷或自遷仍為列國故不

言某人遷之但言其移國都而已公羊云遷者其意

也是也通氏曰徙而臣之曰遷其齊遷紀邾邾邾邾

遷宿齊遷陽是也能以國遷曰其遷邢遷夷儀衛遷

帝立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

也公羊說亦是但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

從夷此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

其異也

卒有救患之功也復列三國美齊桓存亡國

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

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故再叙三師以見春

秋以來悉力存亡推有此卒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

城東方之遺制刑即更儀邢既遷則夷

儀乃川國之所在故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

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

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

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始緩於救邢過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公羊傳夷者

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

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

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周氏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

然可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

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

侯也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

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率法

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瞽瞍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

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反又得享小君之

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

不以者也或謂齊人取其尸歸于齊者非也既薨于

齊地則以歸者歸于我也或問齊人以歸是齊人於

此時告魯許之以將歸姜氏故抑齊人於此時送姜

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則曷為至十二月方至

據七月薨于夷至是半年方至何其久也京堂用

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

夫人喪禮往也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張氏

曰自文姜殺魯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

四十年濁亂昏迷卒成再戮其君之禍至此齊桓卒

方伯之我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

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何氏曰自齊桓既

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弑君者僅魯有弑閔一事然亂

賊端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葬女

周氏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而誅之此上之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楚稱人浸強也

此稱人則以為為浸強向也蓋來聘來

盟則嘉其慕義於中國故曰進之莊公十年敗反必邁

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音于經

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

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代鄭惡去其

猾夏復反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

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王朝諸侯長反齊

晉其所由來者漸矣蔡入蔡稱荆來聘始

伐鄭者以其兵竄地大漸通者夏自此十數年侵伐

用兵皆稱人焉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名

皆以州率獨來聘稱人自此始於國稱人則侵強而

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也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

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魯

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

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頹殺兄而立是為成王二

十三年來聘所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

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閻班殺子元閻穀於莞為令

尹自毀其家以紿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張氏謂

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疑亦得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櫟聖勅呈反

于率謀救鄭也陳國陳縣西北有櫟城張氏曰楚人

伐鄭桓公不遠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

楚十全之策也經書會而左氏言盟傳設耳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敗必邁反偃

也疑戰而曰偃勝內也疑戰而曰偃勝內也疑戰而曰偃勝內

櫟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

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

自見。魏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張氏曰楚人陵駕

于檉以謀之。曾未兩月。喜公遂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而堯一時之利。足以見信公之罪矣。周禮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反鄆力

知反。公作掣。作麗。挈女居。女加二切。冬。莒人來

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莒挈者何。莒大夫也。

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向大乎。季子之獲

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

子慶父殺閔公。走而之。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

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

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浹北

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若已。曰。吾不得

入矣。於是抗柩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

以求賂乎。魯人。不與為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

偏戰。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

也。內不言獲。比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

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拜左右而相

傳。公。子友。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

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公。子

友。死。皆曰獲。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

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

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人弗與為。是興師

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

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

刀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

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書公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與師謀戰日之所所以深責之也獲擊所以絕慶父之賂凡小國大夫不各以事接我則各在氏曰莒人受賂而責賂固罪也魯之許戰亦罪也左氏公羊皆謂子季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獲陳夏諸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爲善者此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其黨惡責賂之罪蓋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獲哉○左氏云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擊與鄭誓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梁云季友博殺莒擊按季友賢哲之士寧爲匹夫之事乎傳誣也廩慶季氏曰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給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主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敗焉爲敗與試公也然則曷爲不於試焉敗敗必於重者莫重

乎其以喪至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扶又入

宗廟矣書孫音遜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

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

齊不去起呂氏者受於魯不稱姓則許齊桓

之受葬桓公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敗焉爲敗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

則曷爲不於死焉敗夫人姜氏德於夷齊人以歸則

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

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

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爲非義不可通乎

春秋是以賤乎其以喪至也齊誅之是齊已

絕之矣魯請之是魯不忍絕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閔二年孫知不殺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敗者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文

姜差輕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
 迎之時賤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
 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歸
 其國信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喪至而賤不稱姜以
 罪曾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
 而可以配祖廟秩丞嘗乎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姜
 為齊桓諱殺同姓也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弑二
 子曾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
 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取則非春秋所諱矣
 曰文定謂書夫人喪至以譏齊桓據劉氏專責魯僖
 之請姑兩存之廬慶李氏曰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
 氏皆以為為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
 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
 姜為闕文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

癸九年惠王十一年晉昭四宣三十五惠

秦穆一成十四春王正月城楚立立而封衛焉不書

所會後也公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城也孰
 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
 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
 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滅之桓公城之曷為

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
 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
 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
 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
 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
 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
 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
 仁不勝道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國衛人廬

楚丘以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國桓公城

者畧之使若魯自城爾此會木瓜美桓公而

夫子錄之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故

厚報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

衛人之情也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

法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

凡封國大宗伯備司几筵設黼衣內史作策命周禮

王命諸侯則備備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

案前南鄉備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

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司几筵凡封國

命諸侯王位設黼衣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

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

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

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定

之方中小序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

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

室百姓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莊公

子王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

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

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

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霸者命之則為專封矣邢遷

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

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

不殺美救患也宋高曰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

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

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衛不言遷則後有專

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

秋之所奪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

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

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

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桓公桓公之封衛德莫

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

尔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

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張氏曰：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也。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十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于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而不言于桓，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其功不足以揜過。是以略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綠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綠陵之例也。城邢序工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綠陵諸侯，以凡不繫國。

戊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陳蔡而于蔡之例也。然曰：戊曰：歸粟雖若書事，猶曰：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魯邑無異，則深諱齊桓之專封而責之也。故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得追其責矣。穀梁云：國而曰城，此邑也。而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亦若謂之城，當謂之何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公室也。高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寤也。喪至五月而葬也。哀姜，魯之小君也。葬于邾，寤于夷，夫人氏之喪至，其謀絕之義明矣。及其終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

莊公之正，配德公之適母也。子無繇母之道，故僖公以葬之也。禮。虞師晉師滅下陽。晉荀息請以在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不德，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自冀為不道，入自顯，於旅以侵，故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

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不德，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自冀為不道，入自顯，於旅以侵，故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
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賈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
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
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
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
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始之何願與子
爾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奈何荀息曰取郭而明
日取虞與垂棘之白璧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
臣藏之內藏藏之外藏藏之外藏藏之內藏藏之外藏
馬出之內藏繫之外藏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
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
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矣是終以往
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曰晉亡則齒寒虞郭之相
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
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從而亡爾君
虞虞公抱寶率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
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
矣蓋戰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
也曷為為國之君存焉爾爾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
也曷為為國之君存焉爾爾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

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寒邑也
陽而虞虢率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
虢荀息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如之
也荀息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如之
何荀息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如之
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如之
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儒又少
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儒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
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
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
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
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
年而後舉虞荀息率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
齒加長矣荀子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
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虢
同下陽虢邑在何東大陽縣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在
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虞周太子子仲
雍所封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秦穆公求居唐叔之後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秦穆公求居唐叔之後

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
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
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晉伐下陽非

虞則晉不能伐虢滅虢則虞非虞之有也先虞於晉
虞之罪也宋嘉呂氏曰州吁告于宋而後伐鄭序宋
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虢序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
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從
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為之晉亦不能
以自必也

首惡何哉春秋詩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
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先儒
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
之意矣春秋聖人律令也觀

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
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
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通鑑永徽五年上欲立武昭
儀為后恐大臣不從乃與昭

儀幸長孫無忌第酌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
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上因諷無忌無
忌對以他語明年召無忌等言立武后無忌以為不
可范氏祖國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
足為重矣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知受他人之賂
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

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
陽虞虢之塞邑陰陽曰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亡鄂猶
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秦有潼關陰氏曰潼關乃黃河衝微華山之東
兩山夾立空狹僅容單車一夫可守蜀有

劍嶺陰氏曰劍門天下壯壁立萬仞窮地
之險極路之峻一夫當關萬夫莫捍皆國之門

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
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

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陽城固也險山
川丘陵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大傳重門擊柝
析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其衰世之意邪曰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外戶不閉。犬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易之興也。其於中占乎。作易者其有夏惠乎。春秋兼盛衰之出而立法。如書城中。城之類。見城守之不可全恃。如書城下。陽之類。又見其有險而不能自守也。張氏曰。晉武公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為鄰。自莊公未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為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而晉以滅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之。下陽而二國卒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周取邑而不言滅者。下陽虢之所保。下陽取而虢亡。不待殞其社稷也。主人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盧氏李氏曰。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書法同。皆衰世之意。又曰。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大子仇。及成師仇為晉文侯。周平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曾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桓反。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赤立。桓八年。曲沃沃併晉。王命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沃復滅晉。蓋以其寶器。諸路。周書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隄諸。立。十八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驕驥勝於我。必棄其。年。晉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驥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使太子居曲沃。閔元年。作二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于此。趙氏曰。公羊云。夏陽郭之邑。曷為不繫之。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若在下陽。受兵。何得。不見。擒乎。穀梁云。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按。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自貫。秋。

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貫餘為莫敢不至也。設。魯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荆。

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

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記樂毅傳燕

王欲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幸地大人眾未易獨

攻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約趙囑秦連

楚及魏諸侯皆許之樂毅為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孔明伐魏申好

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

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

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

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襄公曰齊桓

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也此桓

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願諸侯也因氏曰貫

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黃

以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

蓋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

上公也海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黃皆荆楚之羽翬也

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

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

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蘆陵李氏曰貫與陽穀公穀

胡氏皆以為諸侯皆在然何氏范氏之注則但春秋

舉遠以包近之詞耳炎子謂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

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
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附錄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號公敗成于

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

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

恤民也注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張氏曰書此以見魯

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

雨也孫氏曰不雨一時即書○楚人侵鄭鄭閻章囚鄭

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

楚自莊二十二年楚額已長殺子元用子文

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

盟諸侯之未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盟諸侯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惠王二十三年桓文二十九昭二十宣文三惠十

十六成文十五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

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

者有志乎民者也經言不雨夏民之至歷時而總

書謂歷三時而後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

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

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

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雨則飢饉荐臻

民命陷危此雲云之所編於詩而去年及今年春

夏之不雨書法異於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憂也

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中矣

於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

見文公以宗廟則大室屋壞見文公以賦政則四不

視朔見文公以邦交則三不會盟見文公七年十其

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而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公十年

以著其慢也汪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不憂民

民事也何休謂僖公飾過求已循省百官故使臣郭

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

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

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曲書法之不同君

無異事則離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有異

事故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生此說

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

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

為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用犬師亦曰取茅堂胡氏曰取不言城者

為附庸不絕其祀也周禮曰舒者附庸之國服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取國不言滅舒之宗祀復存也

魯家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

來父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

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廬陵李氏曰

徐徐偃始稱王故春秋亦狄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

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年從楚伐吳亦稱

人者楚師有名也昭三十年滅於吳又曰外滅國書取

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趙氏以為不絕其祀也夫

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

滅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取

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者與魯魯兵書滅

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

必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

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

刺桓公不能說疑得之不察夷夏之旨也

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雨旱不為災也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竟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雨云者喜雨也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

雨亦為可喜張氏曰得雨而喜見信公樂

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而彼不書也

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音洛此君國子民之道也

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

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

亡無日矣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一月至于秋

歷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之慢也信公之書不雨

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

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為聖人之法也而春秋

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者患不與民同憂苟

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

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已未嘗有樂也民

之所惡不可不禁若其者以百姓之心為心是故古
民同夏主事之始也與民同樂王事之成也
宣公一經書兩此為持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
矣而何氏以列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
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國氏曰**公羊
云上雨而不甚也據此釋于辟之甚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傳謀伐楚也

言亦桓公曰無障谷無則栗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桓公之志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播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

齊地在東平須昌縣也

按左氏謀伐楚也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

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音焉

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

為奇合以音勝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

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

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

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去此克敵制勝之

謀也退于召音邵陵而盟禮定猶海以歸而濤塗執然

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

為犄居結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

宋齊鄭衛同盟已以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

而後定計出師去午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為伐楚

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繼其後楚將腹背

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

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屢書之**公羊**云
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竊疑
此當在盟葵丘之下蓋錯簡耳與孟子所載五命之
詞及穀梁明禁之目略同所謂障谷貯粟即
孟子云曲防遏擢穀梁所言雍泉訖釋也
冬公子友如齊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文公

子友如齊也。蓋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蓋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蓋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蓋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魯亦以國與之也。

附錄

齊侯與蔡姬乘射于圃，易公公懼，變色也。齊侯與蔡姬乘射于圃，易公公懼，變色也。

惠王二十一年四年九桓二十一年四年九文十七曹昭六宣三十七惠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諸侯之師侵

蔡，蔡潰，遂伐楚。楚于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干，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師。進次于陘，公孫之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就侯侯屈完也。設梁，潰之為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晉也。跋履險阻，且久而後涉，其

境楚得以為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
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
敵矣齊桓公曰侵蔡以攻其得敵齊桓公曰齊謀伐也齊桓公曰齊謀伐也齊桓公曰齊謀伐也
楚已在前本是伐楚持因以侵蔡爾非素謀也齊桓公曰齊謀伐也齊桓公曰齊謀伐也齊桓公曰齊謀伐也
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
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
齊桓公曰包裏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
酒尚書包動菁茅齊桓公曰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
戰貢地齊桓公曰反州廬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
山齊桓公曰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二卷茅堂齊桓公曰堂
公伐楚聲大義以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正也齊桓公曰桓公伐楚伐義執言不由詭
道故夫子稱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
言春秋無義戰也朱子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
加譏貶以著其擅典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
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晉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

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去憑陵上國齊不
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
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
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

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曰楚強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曰桓
公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次止善
其重愛民命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患其
強暴是以會諸侯欲伐而攘之猶懼楚勢之強思全
以勝之功故先侵蔡以震其威而後伐楚是則齊桓
用兵之心淺於蔡而深於楚也兵至蔡而遣桓公
不士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志於伐楚而不在
於侵蔡也齊桓公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
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
楚入春秋浸強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奠獄則修

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
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也桓公志不在蔡也
以討楚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
戰楚人為之誡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
服人矣張氏曰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
楚而加兵于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王之曾而其心
於潛竊之夷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
楚也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
五十年富強吞并之力今此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
桓公幸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
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
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季而管仲復未嘗有聞
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計罪之法則不奉天子
之命未敢正其潛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然其與屈
完觀師恃力矜珍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
完之歸卒踐此言時出于紀威弦伐黃故曾西鄙其
功烈之卑書遂以譏其傳書次以著其師有節制用
能攝懼楚人免甲左禮也孫氏曰孫子云百戰
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
獨夏而志罪致伐然楚衆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深
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以于桓公待其自來屈

服所以為節制之師合於不伐也
服晉文退三舍避楚亦桓公退次召陵之意使臣
服義則亦不戰矣或問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
蓋桓公每事特重當特楚甚強太僭王已非一日若
以氏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哉
宋氏曰然桓公成二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
六年伐許次于陘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
元年晉卓遣韓敫伐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鄭不欲
悉師以次鄭近於齊桓公之意春秋伐而後者齊
桓公悼為度戕矣或謂桓伯之初不能救蔡蔡之從
楚實不與齊桓之會晉文僅能致蔡於踐士于溫程
泉而厥後專意事楚則桓之討蔡豈曰過乎宣公
伐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鄭次鄆同例皆整
兵慎戰之意也公羊云國曰潰邑曰叛非
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擊國邑為別也又云其言
次于陘何有侯也矣屈完也亦非也若實侯何為不
言屈完如師張氏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
左傳云蔡姬蕩公于圃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
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
蔡為私怨而發始不然也馬氏曰齊桓欲接荆楚經
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首為蔡姬蕩卒哉

氏曰經書潰四蔡潰沈潰莒潰鄆潰民皆逃其上之
詞也逃其上則與卒者罪輕受其者罪重矣蔡姬之
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其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
以披楚之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又曰春秋
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
士鞅侵鄭遂侵衛也以傳載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
侵蔡止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止侵書蔡之類
觀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
之詞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譏其專繼
事而不善則深譏其而事為暴而不知已矣其遂伐
曹遂滅偏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獨遂救許反
為善之尤者蓋救其宜速雖不稟命無
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夏許男新臣卒

殺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 莊氏曰成十二年
新臣

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 莊氏曰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 莊氏曰成十二年

于師襄十八年書 在會則稱會 莊氏曰定四年書

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 召

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禪

音關 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禪卒于師曰師卒

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

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

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

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

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莊氏曰許

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 莊氏曰召

陵地屬潁川去許密近故許男疾而歸也 莊氏曰當

地不當也自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 莊氏曰當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昭

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

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

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

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善服楚也何言乎善服楚楚

夷與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秋也而亟病中國南

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

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

主序績也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

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曰乎曰

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

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

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

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

茅之貢不至則詔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如師于師之師
召陵鎮川縣

楚大夫未有以各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楚大夫曰

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爲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

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

其不稱使權在完也

能量敵遣屈完如師權事之宜以義

卻齊遂得與盟

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

來盟于師嘉服義也

盟于召陵

序桓績也

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

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詰

反與同好聲去則承以寡君之願語聲去其戰勝攻克則

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聲去卒

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度我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

曰：齊桓之時，緼反。而春秋美召陵是也。揚子謂亂也。

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以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禮楚。故子雲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召陵之會，能服楚也。

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召陵之會，能服楚也。以未加兵而強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

張氏曰：來而不書使者，春秋待夷狄謹嚴之法。雖錄屈完各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君臣之辭矣。

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君臣之辭矣。

子使以嚴夷狄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志。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十年其盛。

之率也。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國佐不言來盟，則齊人非服義也。袁僑稱及國佐盟，而書曰：則非序績也。表僑如會及表僑盟，雖若服義而來會，勝於國佐之如師矣。然書袁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兩書及詞，繁而不殺，又詳於國佐之盟者，惡其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蓋桓公服楚以義，而荆楚亦服桓公之義。

故春秋序績，晉卻克等以力，屈強齊。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曰：書及以譏之。晉悼雖澤，雖能仗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文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

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盟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辭，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

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絕筆。此後之事，皆不書。故春秋序績，晉卻克等以力，屈強齊。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曰：書及以譏之。晉悼雖澤，雖能仗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文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

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盟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辭，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

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絕筆。此後之事，皆不書。故春秋序績，晉卻克等以力，屈強齊。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曰：書及以譏之。晉悼雖澤，雖能仗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文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

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盟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辭，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

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絕筆。此後之事，皆不書。故春秋序績，晉卻克等以力，屈強齊。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曰：書及以譏之。晉悼雖澤，雖能仗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文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

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盟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辭，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

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絕筆。此後之事，皆不書。故春秋序績，晉卻克等以力，屈強齊。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曰：書及以譏之。晉悼雖澤，雖能仗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文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

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規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觀齊之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為前定則非也又曰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致屈完既服則盟為齊侯之績故爰婁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績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為桓不得志者非也

齊人執陳轅濇

轅濇公孫作表陳表濇濇謂鄭申

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濇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罪發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表濇濇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濇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

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亦怨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齊侯也其人何也於是以嗚然外齊侯也其不正其喻國而執也桓公與陳侯南服強楚歸而反執陳轅濇濇其惡可知也執陳轅濇濇不與執也故繼書伐陳見春秋之罪魯與齊○公羊云濇塗說桓公令師濱海而歸師陷沛澤之中顧而執濇塗若然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濇塗之罪故左氏說濇塗是○春秋書執諸侯士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若楚子會孟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非子之也書承上文之詞非子之也捕侯捕人之說公羊得之也亦濇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之若其秋及江人黃人伐陳陳討不忠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无魯主兵也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

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
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偏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
遂實魯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
及之耳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為大事
也三時危公之公與齊恒為也
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又役之勞也
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也
春秋書至天齊桓伐楚之功其猶召穆公平淮夷告
成于王而詩人美之故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
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二股而序書者曰陽歸自
夏成王東伐淮夷遂滅麇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
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二股伐淮夷故耳
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公
羊之說非也桓公李氏曰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畧
而不言獨穀梁得之而啖子曰一書而涉兩事者夫子
擇其重者志之亦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
而不致會對侵楚盟臯臯至會而不至侵楚論之則伐楚
之義大矣而侵楚之事淺矣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不
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
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其公羊以爲得意致會不得意

致伐者獨於伐鄭會蕭魚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
爲楚復叛盟故不以會致皆強論也又曰謝氏曰兩事
書至或原其志而不至之或舉其盛者而不至之亦是
許穆公穆公作穆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
有以衮斂劉氏曰左氏云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非
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耶似當時臣子欲追美君
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爾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

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后同

大夫侵陳自始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杜氏曰茲叔牙子

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斂音昔在周公征于

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

執轅濤塗其斂矣夫先知篇言政善則人思慕之

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齊桓
桓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齊桓

之不可為周公亦明矣然春秋以周公之義桓公識
責焉者以其可以及可以責者責於桓公也桓公識
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怙而齊
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悖遠國
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
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
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
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
而遽歸也南軒張氏曰五伯慕乎仁義之名有所為
而為之故暫假而暫歸桓公召陵之盟仗
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懷濤塗之率
旋重而起此皆歸之遽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之而
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朱子集註謂
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與此不同楚方
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

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
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
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
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國志劉焉傳曹操擊劉表表
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時操
已定荊州不存錄松怒之歸勸璋絕操習鑿齒曰
齊桓一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
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唐
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四庫全書高季興出家同
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
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季辛手云吾
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其成湯勝夏撫有萬方
誰不辭休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曰茲朕未知獲矣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

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齊國曰責愈重則憂愈太聖人厚於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齊侯

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在盟

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立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

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於陞伐稱君君稱侵陳者

執濤塗稱人於温會稱君執衛侯稱人

深責之也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怙

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

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無名也

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

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桓公怒陳之深至

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交若時雨降民大悅

則桓公於此懋德多矣况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

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急人亦悔

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放滅而不能求皆怒

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戰國曰伐陳

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侵

已甚也沙隨南氏曰濤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

謀之不善耳非有荆楚暴殄中國之罪也桓公責強

夷甚畧罪弱國甚備非道也

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蓋規模宏大者

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

管仲孤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

謙以處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朝不朝不深

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率之以伐禁楚法其罪

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紓

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

伐為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失遺鏃之憂而陳反

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

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

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

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會日本以救鄭

未幾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之焰

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侵衰

矣惜哉春秋於伐楚也爵以廢之於其伐陳侵陳也

人以貶之其義著明矣周氏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

也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為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臯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孤突先友梁梁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腑而勸太麗子為避禍之謀不待歸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馬
姬寵案齊卓子嬖亂本成矣戶此者其誰乎是故日
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
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

昭帝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
弋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矣太子傳衛后寵衰江
充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
急急白皇后發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
后后太子皆自殺同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鈞
弋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
愛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
之禍之禍悲夫
稱稱人推晉侯殺申生宋公殺座天王殺佞夫鄭伯克

段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為獨其君之罪也
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
須殺得其罪則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

諭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見曰朝伯姬失夫之道矣諸侯相

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見曰朝伯姬失夫之道矣諸侯相

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

來朝其子參議也

無父歸寧猶曰不可况非禮之朝乎

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文使婦人

參之皆失正也

代父朝魯春秋議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

成公嗣位蓋伯姬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

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

受其朝皆非禮也

為世子而用朝禮見之乎

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

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當幼穉如之何而

勝朝乎

皆非禮也

示譏尔何有內辭乎公羊之說非也

○夏公孫茲如牟

君命聘于牟因自為逆而傳實其事

鄰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牟小國也桓十五年

于彼蓋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君命以往故書以譏

也故趙氏謂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戴伯因聘而

不書逆者不示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季友私交則書

與盟而逆則不書皆所以謹私交也蓋因公事而行私

事則不書私事罪其不當托君命以遂其

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貶自見矣

公及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作首戴後同

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出子出子出子出子出子出子

故其辭異

及以會尊之也

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

不名而殊會尊之也

王世子與王同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

謂

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

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

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

諸君

主當出父位不可以諸侯會之為文故珠別之使若

諸侯為世子所會也齊不敢為會主故不云

會齊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

乎其上下則將奚正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

因之隋制皇太子與魯設坐於御東

自天王而言欲

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

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下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

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尊

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

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而班位定矣

初惠王娶陳媯為后生太子鄭

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

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

以定之禮之變者也珠會世子而不出諸侯而為會

疾所以定也出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

朝觀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

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出

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

王

齊侯不致盟出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所以
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出子。而以會出子為名。可
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伯。既致王出子。而會之。晉侯
之伯。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僭者。由致王出子
遂至于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陳氏曰。桓有諸侯
之事。二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
者也。雖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二
而不致同盟焉。天下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
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出子。以出子之尊。非
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故會周人。盟
無周人。書會于其某。日諸侯盟。則齊侯之遜也。會
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其某。但曰某日盟。則晉侯之抗
也。春秋是以序桓也。桓氏曰。會盟同地。而書辭重復
者四。首止。定王。嗣葵丘。明王。禁平。立示。威而晉伯衰
于宋。晉楚為成。而中國失霸。事異而文一。施之所謂
美惡不嫌同辭也。盧氏李氏曰。春秋會盟同一地者
止書盟而不書會。卒重也。會盟並卒者。其中必有大
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
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
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詞。復以見意也。又
曰。盟。邑會。邑之書。諸侯者。畧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
侯者。諱之也。祝柯重丘之書。諸侯者。畧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

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詳也。又曰。齊桓之編書
諸侯者。四皆前日。後九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
復舉諸侯與救許。許城綠陵。止以九舉者。異然就其
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間事
也。救許。又與綠陵。異蓋于城之諸侯。已歸。則綠陵不
得。以九舉也。故以首止為殊辭。綠陵為異辭。辭者得之
若葵丘。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重葵丘。阜馳是
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
柯陵。雞澤。平丘。是也。阜馳。盟推趙子。以為劉子。不與
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
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
也。又曰。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
亦將墜。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
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
世有不主胡氏。以為桓公。挾天子者。非

鄭伯逃歸不盟

鄭伯逃歸不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
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光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
不可侮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
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可

以寡犯衆也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事有惡者不與音預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立之

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平立之盟上

懼刑竄去弒之君則非仗義甲車四千乘示威於諸侯則無忠信誠懇之意又信邪營之誅而絕魯使不與盟則不盟

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

衆不明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

事國君輕去群臣不知其謀与四夫逃竄無異

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

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聲齊侯定世子而使

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禁可以小安鄭伯喜於

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

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各分之中而當

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

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

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

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

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變其變者

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與父子

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

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張氏曰相公之卒天下之

私心也鄭伯背公旬私違棄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

歸以深罪之上書諸侯此言鄭伯言七

國者侯之中獨鄭伯不欲與尊戴王出子之盟而逃
歸也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
楚既服遂會王出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
之率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安
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正撫鄭從楚其間中國自是楚復
踰年而惠王已尊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
強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東曰國君
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
會麋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
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
之辨嚴矣東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鄆書鄭伯陳侯
而推書鄭晉逃來於此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
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子齊晉也昭昭
矣劉氏曰公羊云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
非也公羊廉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
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言逃
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
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於齊皆弦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山縣故弦國也其不曰微國也任氏公輔曰此譜光州光
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寇中國之兆
也張氏曰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顧以當齊桓
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
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幸遂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弦
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各以爲尚可望以興
復故不絕也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
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使桓公此
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立中國之威而制楚
之橫與東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
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
公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諫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
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
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
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
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德在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卒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晉滅虢夫并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自歸其賤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曰晉滅虢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當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於地緼於晉也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

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若夫虞公地之緼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

於晉久矣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

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耳

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

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

之之詞也

其為匹夫之實也

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

利瀆貨無厭

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事原始見終不

失其實實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
奇舟之僑之徒皆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
君者於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
貨忘而後書執虞公則虞公之所恃資敵故前書滅下
絕滅而後書執虞公則虞公之所恃資敵故前書滅下
自其君世子必詳所以祀片言可見陳氏曰苟同力致滅
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苟不同力執其君而國從之矣
則不詳所以滅之之罪書曰晉人執虞公以為晉人
徒執其君焉耳而虞自亡也王氏曰虞公以爲晉人
者言虞當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滅號不書者方罫
虞以爲由也戒若書曰晉侯滅號遂滅虞執虞公以歸
斯實錄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王氏曰春秋書滅國
者三十一其致滅之因或叛彼即此或恃謀或侵地
然未嘗沒於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皆書滅
國以著滅之者之罪惟虞號之滅書法不同蓋有深
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
陽者虞號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號亡故書虞師同
晉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
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

國之君耳或疑春秋不當沒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
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
不書秦滅胡髡沈逞國未滅而書滅皆變其常法也
或曰虞公嘗爲天子之二公故稱公執天子之二公其
罪重於滅國故不言滅虞特書晉執而貶人之未
是也○劉氏曰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
其戰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且歸
之天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
惡春秋曷爲聽之耶左氏怪其
文理異常因彫琢迂就爲此尔

三

卷之三